

天翻鱼甲小



司马紫烟武侠专辑

上

台湾皇佳出版社授权·侵权必究

小甲鱼翻天

①上

司马紫烟武侠专辑 ① 延边人民出版社

【吉】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:赵 亮

封面设计:王 力

小甲鱼翻天 (司马紫烟)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邮编:1334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4 印张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 册

ISBN7-80599-447-2/I·125 定价:29.80 元

——有情有义有爱，永远也不会成为天下第一人。只有无情无义无爱，整个象一把无情的利刃，才能战胜一切，所向无敌。

刀中含情，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，英雄都要变成废人。

情剑合一，集天下大成，虽无天下第一，试问天下谁与争锋？

司马紫烟

1997 年于香港

第一章 身陷“女人国”

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

苍茫的荒穹下，浩渺的沙海里，有两支军旅在拼死搏杀。

战马腾蹄嘶鸣。

刀剑洒血横飞。

白头巾大汉刚将对方一只臂膀砍下，背后却见寒光一闪，白头巾大汉人头倏然落地，头腔一柱鲜血直冲云天，那落地的人头还直瞪双眼，张嘴喘气，他娘的就是不死……

好一场恶战！直杀得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

这便是著名的西北平回乱大战。

包白头巾的一方是作乱的回兵，另一方，则是清廷左宗棠属下的西南子弟兵。

俗话说：无湘不成军。湘军向来以勇猛刻苦著称，被左宗棠视为心腹，作为嫡系部队，轻易不派往前线。而打头阵的，则是从鄂省招募来的游勇。这批人里面，还很有一些本事的人物。

眼下与回兵作战的这支队伍，正是来自鄂省的军士。骑着高头大马的首领，方面大耳，英俊魁伟，他率领这一百二十多名军士，骑着战马追剿回军已有两天了，滚滚黄沙中，离开玉门关不觉已六四百余里。

这是孤军深入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些鄂省阿兵哥之中不乏艺高胆大的角色，这首领便是使敌人闻之丧胆，惯使一支木棒的人物，他的官衔不算大，玩命换了个管带，以今日官衔来说，大概是个少尉连长吧！

此人姓莫，鄂东鸡公山莫家村人，随他一起远征的还有两个小同乡。

姓莫的拍马率军往前冲，他身边的人开口说了话，道：“莫大人，那批回子不见了！”

姓莫的道：“便是他娘的钻进沙坑里，也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揪出来。”

说是这么说，只不过前面没有沙山。

前面是一座山，这山并不高，形状却又是乱七八糟的就好像摔烂一个大西瓜似的，红红绿绿高低不平，小矮树还有不少棵。

姓莫的一怒往小道上冲进去了。

“莫大人，咱们小心中伏呀！”

姓莫的道：“要中伏，你他妈的二百五呀，早就中了，还等到现在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这批回子最可恶，专门啃墙角，今天绝对不能放过他们，便是跑到天边也要宰个清洁溜溜。”

那时候军中说的“啃墙角”，换成现在军用术语，便是“打游击”，敌强我逃，敌弱我便吃掉它。

姓莫的认准前面那批回子是啃墙角的家伙，便下定决心要杀光他们！

姓莫的拍马最前面，哇，雷一般的蹄声便响彻大山谷中了。

这条山谷叫什么名字，没有人知道，只不过这条山道弯弯曲曲的拖了七八里那么长。

姓莫的这批人马，冲进山谷四五里，猛占丁山谷里号角齐鸣，声震九霄，随之便见几处山上，滚下无数大小石头，势如奔雷，状如雨下。

这里树不多，石头却不少，不用人搬，山上到处都是成堆的堆放着。

山上石头往下滚，刹时尘土飞扬，喊杀之声四山回鸣，随着乱石飞舞，三百多头包白纱的回子门，舞着腰刀奔下山来了。

回子们往山下冲杀，先是一阵箭雨，姓莫的手下当场射死二十多个，加上山石砸得猛，姓莫的人马又倒了一半。

另一半被山石截成五段，生生被冲下山来的回军各个击破，团团包围住。

这是中了埋伏，姓莫的顿时忧悟，不禁为之一怔！

“杀！”

“杀！”

在这杀声震天中，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去多想！

姓莫的回头一看，身边只有十七个自己的亲信，而迎面却奔来五六十个回军，不由得举起二尺木棒振臂高呼：

“兄弟们，杀……”

抖手一阵狂打，七八个回军被他抖得刀飞头破，脑浆迸裂！

斜坡上，至少近百名回军蚂蚁出洞似的往这面扑过来了，刀光霍霍，杀声盈满山谷，光景好不惊心动魄！

姓莫的杀得正猛烈，附近已有人大叫：“莫大人，此处不易久留，杀出重围吧！”

姓莫的边杀边吼：“逃走？门儿都没有，哼……杀！”

另一人拍马挺枪到了姓莫的附近：“莫大人，咱们不逞匹夫之勇，白白牺牲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回去重振旗鼓呀！”

此刻姓莫的身边至少有十一个回军围上了他。

有几个回子还厉吼道：“他妈的，就为了捉住你这使‘木棒’的家伙，爷们用尽心机了。”

姓莫的厉笑连声，道：“莫大爷就在你们这批骚回子面前，有本事上来吧，看你能啃掉老子的鸟？”

“杀！”回军中不少人在怒吼着。

紧接着，只见冷电激荡中，传来几声“嘭嘭嘭”响声，便又见大个回军抱头往一边倒下去。

又有人在叫了：“莫大人，咱们快退，他们是冲着大人来的，一旦落入他们手中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”

姓莫的仍然在顽抗着，闻言吼道：“我姓莫的岂是偷生怕死的小人！”

“大人，死有重于泰山，轻如鸿毛之别，咱们这是中伏，岂能与一般生死并论，还是走为上策。”

猛古丁，又见一批回军往这面杀过来了。

姓莫的一看，少说也有两百多，他有些意志动摇了。

另一边，一个副统领可就开口了。

他拍马越过一道小沟，来到姓莫的附近：“大人，此时走还来得及，这批回子的马匹不见，要追我们很难。”

姓莫的一看，抡棒暴打中，一声十分勉强的吼叫，道：“听你的话，走！”

他这么一声吼叫，便见七骑怒腾，直往前面疾驰而去，后面，回军中已有人大叫：“上马呀，快追，千万别让那个使木棒的家伙逃走。”

这时候，山谷中仍然在追杀，双方的死伤极重，山壁上溅的血，比玉门关附近的敦煌壁画还鲜艳。

有几个两湖子弟兵的头被砍落地的时候，那嘴巴还会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。这景象，还真令人毛骨悚然。

这时候双方都杀红了眼，管他吓不吓死人，只要不是自己人，举刀就象砍西瓜似的杀！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姓莫的怒马冲出重围，不巧的是那条路只往东北方，想回头，非得再由山谷走回路。

姓莫的一看身边七个人，来时威风凛凛，如今落荒而逃，心中真不是滋味！

姓莫的再回头看，远处已见二十多骑快马直往这面追过来了。

姓莫的并不把这二十几个人放在心上。

他那瘦削的面皮一紧，就要提回马头迎杀！

他身后，那人已大叫：“大人，杀不得！”

“为什么？是他们头上长角，扳不下来？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我们不得不防这些人的头后另有援兵。”

快马奔驰中，姓莫的急道：“你他娘的有没有想过，咱们越逃越远，这是深入大漠呀！”

那人似乎胸有成竹大叫道：“大人，前面一个丘陵，你先躲在低处别出声，属下率其余的人往东南。”

姓莫的厉声道：“你这是什么馊主意，要死大伙儿死一起。”

另一个壮汉拍马来到了附近，道：“大人呐，事急从权，我陪大人躲一边，咱们下马吧！”

另一人也在劝道：“大人，机不可失，属下等引开这批恶回子。”

蹄声雷动中，姓莫的一声长叹，这一声反映出英雄气短。

在无可奈何之下来到前面转弯处，姓莫的马背上一晃身，与另外一人便飞身落在马下。一头钻入一片矮林后，匆匆忙忙的掩藏起来了。

再看前面，仍然是七匹怒马往前奔。

只不过一盞热茶之后，只见大批回军追过来了。

马蹄之声杂乱，听不出这些回子们吼叫些什么，只不过看看他们虚空抡着手上弯刀架式，正表示他们忿怒，非欲死前面七人才会泄忿。

就在这时候，前面七匹马上发出吼叱声。

七匹马拨转马头往东南，也不管荒漠之中难觅路，一个劲的往前奔，却也把追兵引过去了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姓莫的抬头看天色，他一旁的人已开口了。

那人对姓莫的道：“大人，天快黑了。”

姓莫的道：“不错，这正是我们回营的机会。”

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不，咱们暂时回不去了。”

姓莫的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回不去了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那人指着回程，道：“不说其他，单是那山谷咱们就走不过去！”

姓莫的叱道：“难道要坐以待毙？”

那人走上前，道：“大人，咱们不如绕道奔东北方，有个地方叫做吐鲁蕃。”

姓莫的道：“我听人说过那地方，谚云：‘吐鲁蕃的葡萄，哈密瓜，库车的秧哥一枝花’！”

吐鲁蕃回语即都会，分回汉二城，城南复有唐代遗留的乐安；高昌二城故址，在山麓南有清真寺，为国都王祖先阿都拉汗。

布教之所，称为回教灵地。

那人忙点头，道：“大人所说的正是这地方，咱们脱下军衣，掩去现有身份，只等天色黑暗，咱们再摸进去听，仔细的听清楚后，再作计较。”

姓莫的蓦地“噗嗤”一笑。

也亏了他，他奶奶的在这时候还笑得出来。

他拍拍那人的肩，笑笑道：“张得功，人家说‘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’，你他娘的主意真不少，你说说，咱们为什么先要仔细的听？”

张得功得意地道：“这点大人您是不知，吐鲁蕃这地方是回汉混杂的地方，但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回子，回族的语音与汉人的不一样，如果咱们听出是汉人在说话，咱们这才敲门呐！”

姓莫的重重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如果拍开回子的门，咱们二人麻烦可就大了。”

张得功道：“所以我说咱们处处要小心。”

他看看天色，又道：“大人，咱们脱了衣服埋起来，有机会回程再穿上。”

姓莫的无可奈何，便也把军衣脱下了。

张得功双手挖了个坑，匆匆的把军衣埋在沙坑里，只见姓莫的一哆嗦：“哇，好冷呀！”

是有些冷，因为张得功也哆嗦。

二人对望一眼没开口。

二人当然清楚，这一仗打了十三年，哪能不知道这里的气候与别的地方不一样。

这鬼地方白天热死人，到了半夜会冻死人。

二人这么把衣服脱掉，夜风一吹，便毛孔直竖，顿觉吃不消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这二人也真能折腾自己，没有衣服加身，就一个劲的拔腿便往吐鲁蕃方向跑去，这一口气便是数十里。

四更天，二人倒在地上大喘气，什么叫饥寒交迫，二人这回体会到了。

他二人此刻正是又饥又冷，只不过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二人倒在一块瓜田里。

张得功伸手猛一楞，立刻叫道：“大人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！”

二人都没见过这是哈密瓜，当然认不出。

姓莫的极目一看，道：“这是人家种的东西，所谓‘瓜田不拾履，李下不整冠’，再说，慎防涂有毒哩！”

张得功道：“大人廉洁，属下知道，我们留点银子在瓜田就没事了，至于是否有毒，不如属下打开一个先尝尝，要是有毒我先死。”

姓莫的道：“张得功呀！咱们都是鄂北子弟兵，你忠心，我感动，只为我一意孤行，追杀敌兵，才落得今天如此凄惨，没别的，我在心里记住便是！”

张得功道：“大人，听说你已经结过婚。”

姓莫的道：“家里还有个娃娃儿。”

张得功道：“大人，你多保重了。”

只见他双手用力压，便把一个娃儿头大小的哈密瓜压开来，立刻一股子香味沁人鼻子里。

张得功张口一咬，立刻笑了。

他咽了一口，道：“象蜜一样又香又甜，噢，大人你且吃这一半。”

姓莫的接过来，一口气吃完大半个。

张得功又摸了一个大的，二人分食着，只不过天太冷了，二人直在打哆嗦。

姓莫的问道：“张得功，什么时辰了？”

“大人，大概四更天了。”

“咱们快去找户人家藏身，天一亮就麻烦了。”

张得功道：“有人在这儿种东西，附近必定有人家，咱们前头找找去。”

两个人拔腿往前跑，三里多便发现地上有不少土包盖地，每个土包都有个洞门，好象人们住在地面下。

不错，吐鲁蕃的人是住在地面下，只因为白天太热，夜里又太冷，住在地下冬暖夏凉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姓莫的本来是管带，大小也是武官，如今好象是个小偷差不多，够窝囊的了。

他跟在张得功身后面正走着，突然间，“噗通”一声响，两个人掉进坑里了。

便是这一声响，地面下传来女子声：“啧啧呀呀呀，唔哩啧啧呀！”

这女子说的什么话，姓莫的与张得功二人一句也没听懂，张得功伸手摸摸，不由吃惊道：“糟了，大人，咱们掉进陷坑了。”

姓莫的功夫不弱，他抬头一看，沉声道：“张得功，这小坑还困不住咱们，不过……”

他四下里看看，又道：“我得找个绳子帮你上去。”

张得功道：“大人，这种地方哪儿会有绳子呀！”

姓莫的沉思一会，道：“这么办，我助你一把往上跃。”

他站在张得功身后，双手托住张得功，沉喝一声，道：“起！”

张得功用力往上跃，差两尺没攀住坑边上。

象坐滑梯一样溜下来了。

姓莫的一看情形，只有自己先上去想办法，蓦地，忽又闻得一阵“呜啦呀啦”声，旋踵间，只见三个女人半包面，举着钢叉围在坑边了。

月光下，那钢叉发出冷芒好吓人，姓莫的反手拔出腰后的木棒子。

只听得坑上女人一阵叽哩哇啦往下叫。

叫什么？姓莫的没听懂，张得功也是不知道。

于是，有个女人指指远处，立刻，另一女人提着钢叉不见了。不久，便听见人声传来。

姓莫的与张得功夫人抬头看，哟，坑边上站了四个人，清一色的女人。

其中一个女人道：“你们是汉人？”

姓莫的正要回答，张得功暗中拉了他一把。

张得功抬头应道：“是呀，我们是汉人，姑娘呀，我们怕湘军拉夫，才逃的，不料……”

那女人立刻对另外三个女子解说着。

姓莫的低声问张得功，道：“回族的话听不懂，那女人的汉语不错，她是不是咱们汉人？”

“大人，上去随机应变，先弄点吃的祭祭五脏庙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一根绳梯放下来了。

姓莫的正要上，张得功低声道：“大人呐，你最好把你的棒子藏在内衣里面去。”

姓莫的点点头，他知道自己的棒子太有名声了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这二人出了深坑，迎面那个会汉语的问道：“你们怎么会掉下去呀？”

张得功反问：“乌漆黑黑，看不清道路嘛，噢，对了，干嘛好端端挖个坑，真是‘麻子不叫麻子——坑人’！”

那女人笑了，道：“大漠野狼多呀！”

张得功道：“还好，只是一个坑，下面若是设有机关，我二人便凄惨了。”

那女人看看二人，面上一片愉快的笑，道：“你们是关内来的？”

张得功道：“关内逃来的。”

那女子又道：“不打算再回去了？”

张得功道：“湘军不退，我们哪敢回去呀！”

于是，那女人又对另外三个女人解说着，便见那三个女人脸上笑容出现了。

有个女人拉姓莫的道：“唔……呀……”

姓莫的一瞪眼，道：“你讲什么呀？”

会汉语的女子笑道：“她说要你跟她回她的家！”

姓莫的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那女人道：“把你藏起来呀！”

姓莫的道：“他娘的，咱们又不是东西，怎么藏起来呀！”

那女子吃吃笑道：“这你就懂了，若不把你二人藏起来，你们二人就活不长了。”

张得功道：“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！”

那女人吃吃一笑，道：“会把你二人累死掉！”

张得功一怔，道：“真新鲜，象是‘仙人放屁——不同凡响’，怎么会累死呀？”

那女人指着附近，道：“我们这儿住了几十户人家，男人除了老头小娃，年轻力壮的去打仗，一个一个的‘隔屁’啦，年轻的寡妇三十八，已经守寡好多年了，你二人这么一出现，想想看，她们哪个不喜欢，还会放过你嘛？”

张得功吃吃笑道：“他娘的，原来这儿是寡妇村呀！”

他指指另外三个女人又问：“那么……她们三人是不是也是没有丈夫的女人？”

那女人笑道：“在这里女人都一样，我也是……”

姓莫的一怔，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咱们进了盘丝洞啦！”

张得功道：“一时间怕要委曲大人了。”

他怕说漏嘴，忙又道：“反正无处躲，咱二人就暂时住在这里吧！”

那女人立刻把话对另三人说了，喜的三个女人隔着面纱吃吃笑。

只见那女人伸手去拉姓莫的，她好象很喜欢姓莫的，拉着人就往回跑。

张得功的身子壮，那会汉语的已搂住他的腰了。

张得功道：“你这是……”

“跟我回去呀，我就在隔墙住！”

隔墙，只不过是土堆，土堆的另一面是地道的门口，走下去才是住的地方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姓莫的人较木讷，他拉住张得功道：“张得功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”

张得功便对那会汉语的女子道：“姑娘，我随你回去可以，这以后……万一被人知道了……”

那女子巧笑一阵，道：“除了我们四个人，这地方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你二人，放心跟我回去吧！”

张得功对姓莫的道：“咱们……随机应变吧！”

姓莫的已被三个女人往下面推着。

三个女人笑哈哈。

姓莫的没有笑，他又问那会汉语的女人道：“她们三个人的丈夫都死了？”

那女人回头笑笑，道：“她们三个人一个丈夫，所以她们住在一起呀！”

姓莫的无可奈何了，这摇身一变变成三人的丈夫了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张得功被会汉语的女人拖进一处地下室，他顿觉舒服多了，里面暖和嘛！

只不过当他发觉下面的土炕上还睡了一个半胖不胖的女人时候，他的心还真的往下沉。

这女人睡的很熟，微微打鼾声。

这儿也有些羊膻味，墙上的羊皮七八张，有个木凳上放的是羊奶与大饼。

那女人以手示意张得功别出声。

张得功会意的点点头。

他拍摸着自己肚子，示意他饿了。

那女人立刻取来一块酱羊肉，还把羊肉切成片，夹在大饼里送过来，半盆羊奶也拿来了。

张得功身高六尺，长的壮，这种人的胃口也大，立刻接过来